



仿佛如此

許 欽 文

秋子

北 新 書 局 印 行

秋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此藏书章

文 款

彷彿如此

許欽文著

不許翻印

實價五角

北新書局印行

一九二八年二月初版

做小說過年

幾個月以前的一天，我到兜率寺去訪友，進了山門，於無意中看見了高貼在那裏的「念佛過年」四個字，是墨字寫在紅紙上的，不覺觸動了好些感想：當初以爲念佛本是佛徒日常之事，過年何必特別標榜，那裏底和尙未免俗見；再想活着的人誰能忘情，所謂佛徒，雖有自動信仰和被迫勉從之別，可是無非由於自動或者被動，總不外因爲受了不良制度底影響，由惡劣的環境所迫成，既然脫不盡年月日的關係，怎能絕對忘情於世俗，覺得「念佛過年」這句話裏，實在含着濃厚的淒感得無可奈何的情調；終於想起了自己近來是在怎樣地過年。這不由地使我愕然惘然了，很明瞭，很清楚，五六年來，我都在做小

說過年；也很明瞭，很清楚，我底做小說過年，形式雖和念佛過年不同，其實一樣，至少是差不多的。

我也曾有過放花炮過年的時候，那在童年時期，天黑了，祖父趕着從我義母底家裏掙來的鑽天老鼠然放，我雖然捫着耳朵躲在母親底後房門口，可是高興得很興奮；只是那樣的時期並不長。

我也曾有過懷着希望過年的時候。是的，十年以前，我確是熱烈地懷着鮮明的希望過年的；是的，九年以前我也是熱烈地懷着鮮明的希望過年的；是的，八年以前我仍懷着希望過年，只是鮮明減退罷了。可是，到了現在，那希望，只是成了個「一言之事十年才了」的感歎。我並不悔恨這十年的過去，只是苦於無法消除其間所受的創傷。

我爲什麼要做小說過年？我是怎麼一來才開始做小說過年的？這

也很明瞭，也很清楚，十年以前我就在學校裏當教員，可是不善於和人周旋，也沒有資本買得禮物去送主任，也沒有資本邀請主任和接近主任的喝幾杯，又沒有有着大面子的肯爲我薦的，因此每到一個學期將要終了，就得憂慮接不到下個學期的關約，而且終於真地接不到了關約，而且一時再也找不到職位，因此勉強做小說，是因爲只好勉強做小說而勉強做小說，於是到了過年還是做小說，於是就是做小說過年了。

以後又有人要我當教員了，自然也可以說是又有地方請我擔任教科了，可是薪銀，「教育廳」總要隔個一兩個月才發支單，而且還得再等個巴月才能領到現款，而且當了一年教員只領得九個月的薪銀，其餘的三個月原校長說是應該由代理校長付，代理校長說是應該由原校長付。雖然原校長終於承認了，可是說是病貧交迫，無法應付。於

是只好又做小說，於是又是到了過年還是做小說，於是又是做小說過年了。

又以後，又有人要我當教員了，也自然也可以說是又有地方請我擔任教科了，可是，暑假以前所得的只好作旅費，暑假以後，關約上不會寫明時數和薪數，開學以後才知道薪銀減少了，因為鐘點減少了；開課以後才知道薪銀少得很多了，因為鐘點少得很多了。而且，還有半個月的薪銀，因為校長已經去了法國，算是已經逍遙法外，連大學裏底祕書長，在代表去說的時候，也只好長着臉盤這樣說着笑笑。於是又只好又做小說，又於是又是到了過年還是做小說，又於是又是做小說過年了。

如今，雖然當時說是因為病貧交迫所以不能應付的「原校長」已經教授了暨南，而且做了主任，可是在我，只有在費了筆墨，化了郵

票以後才可看到些「姑俟」「且待」等字樣，依然只有空信寄來。

雖然名義上學校也算是重要的教育機關，可是教員底薪銀總比官俸得到得遲，往往遲得多，遲得很多。雖然照着報紙所載，只是欠得一個來月，可是實際，只是隔個二十來天，得到個五成，而且扣去了所得捐，還得扣去水災捐，還得扣去校友會底經常費，還得扣去教職員會底會費，還得扣去印花稅，有時還得扣去公份等等。領到了，兩期中底一期只好應付固有的負擔，寄給我底老爹老娘和老伯母，所餘的有時非捐點給什麼遊藝會不可，有時還得捐塊錢給陣亡將士造紀念塔，有時還得捐幾元給去參觀的旅行團。

其實做了小說，於經濟未必有補，如果時運不巧，或反有害。譬如若有其事，因為也在有着惡化嫌疑的書店出賣，就被列入「共產書籍」。這我以前固然不知道，就是發行的北新怕也莫名其妙，因為

有些書店固然係用現款批發，就是帳款來往，未經提明，怎能預先知道呢？可是，在杭州民國日報上雖由明白的記者查明去掉，別的報紙照樣登載；如今已隔許久。也不查辦，也無更正的消息，若無其事，真是若無其事。若無其事倒也罷了，許多書局因此怕了，不敢再寄售。如果各處底黨務指導委員都像浙江之杭州底的，不是做了小說，至少要害得書局虧本了麼？

其實就是出了書能够好好地賣去，於經濟也未必有着多大的補助。書局往往隔了好久還是不會寄我一次錢，而且常在信上說着因爲開消大所以不能付款的話，好像我底版稅原是不在應有的開消範圍內的樣子。就是寄了來，十九是匯票，如果匯在民智，須等書局關照的信到來，往往等了許久還是沒有到。如果在光華，難免剛把款項寄往上海總局，等候賣積起現錢，總得三五天，或者過個星期日。豐樂

是更費時日了，錢莊的划條，須到半月以後才可用，還是只可划帳，取現款是不成的；真有遠水救不得近火之慨。

然而我一有閒空就又做我底小說了，又是到了過年還是做小說，又是做小說過了年了！

十七年除夕於潮濱，前附作序。

目 錄

秋 子

承發吏.....	一
銀幕前.....	一五
吹小喇叭的.....	二五
木槿花.....	四一
看電影去.....	四七
夕陽.....	五九
等候.....	九三
歸宿.....	一〇九
有斯姑娘.....	一二三

寒山寺.....	一三一
梅和鶴.....	一四七
兔底肥胖和怕貓.....	一五五
小花貓的故事.....	一六三
小花貓的訪問.....	一六九
木蘇其.....	四一
大小轉脚.....	二五
燒蒜苗.....	一五
老黃皮.....	一

目 錄

承 發 吏

教職員寢室裏底電燈照例要到將近六點鐘的時候才放光，這在夏天不成問題，可是秋冬日子短了，一到五點鐘就不便再寫字，也就難以看書了。從前在大方伯的時候，因為是樓房，窗子又高大，光線吸收得多，比較起來，好像日子可以延長點；而且窗門是臨馬路的，就是不便寫字看書了，站在窗口看看來往的行人和車馬，不至於不耐煩。可是這裏，雖然稱作新校舍，其實是舊房子；雖然算是風景好的，——自然，比較大方伯，至少可以說是有了風景了，依我這房間而說，窗外有着水，對岸有着土城，土城上長着好幾株樹，可以望見較大的天空。可是窗子很矮，牆却很厚，光線不易照進；而且窗上排

立着鐵杆。不知道究竟爲着什麼，當初我一見到這些鐵杆就不高興，如今每次看到都要感到不耐煩。因此每到五點來鐘，我總就戴上我底帽子，趕起我底褪了漆的小手杖出去散步，有時就趁此買點零物或者看個熟人，習以爲常，已經兩個多月了。

今天已經熱悶了好久，天色一到兩點多鐘就暗得陰面的教室已非點燈看不清字了。我退了三之四的課，房內不但寫不成字看不成書，簡直好像是在東嶽廟底陰司間裏了。電燈却依然沒有放光。不得已我只好提前戴起我底帽子，趕起我底褪了漆的小手杖趕出門去。

在巷內走着的時候並不覺得什麼，可是一過菜市橋，到了光滑的石子路上，簡直好像鵝卵石上澆了桐油，適巧我又穿着膠皮底鞋，真是難走極了。這樣爲難的情形好像只有在惡夢中才感到過，好像只有在北地的時候曾經見到過，那是釘着蹄鐵的騾子拖着重車在冰路上走，

走得不到三步就得跌一大交。我想在不明白我所走着的路的遠望起來，或者以爲我原是個假小脚的；或者以爲我原是僞天足的也未可知。

我本是信步走走的，可是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愈難走我就愈努力走，愈走愈覺得非再走不可的樣子了。因此，經過了菜市橋又經過了聯橋，終於到了聚安橋了。在那裡看了個熟人，被那熟人送出門口的時候，才知道天已下了雨。雨點雖不大，可是很密，道路顯得愈加溼滑了。熟人勸我坐車子，我經過了休息，反覺得身子累了起來，看了濃濛的雨和道路底溼滑更覺可怕，我就聽了勸告，於是叫起「車子！」來了。

「一叫「車子！」就有三輛車子被人同時拉到我們底面前，第一個開口討價的說是「兩隻角子。」我還說了「一角半」，因我知道這段

路底車錢，平價一角已够。討價「兩隻角子」的車夫說是不成，可是第二個開口的車夫說是願拉了，而且放下了車柄，做出等我坐上車去的神情來了。我也就跨步踏上車去，但那第一個開口的車夫見了，連忙趕來扯我，說是也已願意一角半錢拉我了。但是第二個開口的車夫也就大起喉嚨來，好像已經到了生死的關頭，也像正在預備拚命決鬥的樣子了。

但是第一個開口的車夫也就大起喉嚨，蠻起舉動來，也像已經到了生死的關頭，也像是在準備去拚命決鬥了。

但是又有第三個開口的車夫這樣說了：「爭奪不下，索性都不拉，還是讓我拉罷！先生！就到這裏來，一隻半角子，讓我拉得你去罷！」

這種情形我在坐車子的時候常常碰着，我照例袒護首先聽從我底

價目的，所以仍然坐上第二個開口的車夫底車上去，並且揮着我底褪了漆的小手杖向第一個開口的車夫示威，同時點着頭向那熟人作別。

路上行人稀少，街上底店也都冷清清，好像都在預備收場。濃濛的雨繼續下着，車子移動得很慢，因為車夫底步子跨得很小，而且跨得緩，可是看他底神情，却是很用勁的樣子的。我想這樣濼滑的道路，可見不但穿着膠皮底鞋的難走，就是穿着草鞋的也是難走的了，因為車夫是明明穿着草鞋的。

可是我又於無意中覺得這車夫底力氣實在並不是強盛的了；我也覺得他底拉車實在還有點外行，我不由地想，以為或者他原也是個災官。災官拉車子，從前在「北京」是常見的事，這在官階級的看法是極堪痛心的罷，做官竟做到拉着車子過活了。但在一向從事實際工作的，或會認作暢快心意的事。在像我的，雖非官階級，可也不會做直